

狙擊喪生廖仲愷

胡耐安

譚延闓悲愴墓下吟

數當年革命陣營人物，汪精衛胡漢民而次，廖仲愷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孫中山先生生前，倚畀甚殷；不幸，在孫先生逝世後不到半年，廖即以遭人狙擊而喪其生；黨內的紛爭，也就日趨激烈，竟然延續不已，直至對日抗戰發生，可是仍難說是海宴河清的絕無波瀾，眷懷以往，寫廖仲愷一章。

廖仲愷于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在廣州東堤（？）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人以手槍暗殺，彈中要害，于昇送醫院途中斃命，一說至醫院後數小時內斃命，同死者有陳秋霖。廖時任中央黨部農民部長，每日定時來黨部辦公，是日廖因有他約，到部較遲，陳秋霖原為陳炯明在香港主辦××日報，至是傾心輸誠，故來廣州從事商洽，廖陳本舊交，是日同車來黨部，甫下車即為預伏于黨部門前之暴徒狙擊，與廖同遭暗殺，而皆以中要害不治喪其生。

廖長于理財，曾任廣東省財政廳長，並嘗主縮大本營度支，深為總理所倚重，陳炯明叛變時，廖曾一度為陳拘禁于惠陽。廖身材短小，面部瘦削，但雙眸炯炯，光彩射人，精神狀態，傳神于濃眉利眼。我嘗共廖小談，心想這樣身不滿五尺，而胸羅萬象的人，如果以貌取人，可不就會「失之子羽」了。他操客

家語，談鋒尚健，筆鋒亦甚犀銳，嘗主編「建設雜誌」，譯有有關民主政治學說等類之文字，在其時之國民黨中，廖似爲人目爲「左傾」人物？所謂「聯俄」「容共」「農工」三大政策，廖實主之最力。

廖之被刺，傳說紛紜，有謂係由×××挾私怨，有謂係由×××動公憤，後雖有胡毅生（胡漢民堂弟）、林樹巍（大本營參軍）之出走，及林直勉（大本營秘書）、梁鴻楷（粵軍師長）之被囚。胡漢民也未免涉嫌有關？結局，是迫胡遠遊莫斯科，做了海外逋臣。惟終成疑獄，未嘗定讞。譚延闓氏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，黨部主席則爲汪兆銘。譚氏詩稿中，「廖仲愷墓下作」五古一首，則爲廖逝世週年祭作也。詩云：秋風吹我前，舉步增慘傷，俯仰一星終，沈長未能忘，眷懷墓中人，炯炯猶相望，決志身已殉，事往行彌彰，烈士輕生死，國論始徬徨，培風折其羣，截起空飛槍，平生觀古今，賢哲亦尋常，不因覩殄瘁，豈歎人云亡，精誠雖若存，神識矚能量，徒令後死人，感激申悲涼，黯然亦何益，生民猶未康，終慚涕無從，眊勉崇周行。

廖妻何香凝，在廣州，那時與陳璧君，被稱爲兩大「蠻」婆；廖何因汪陳有「雙照樓詩詞」，他倆便也有一冊「雙清閣詩詞」，廖也能詩，當然趕不上汪胡。何香凝頗肥碩，與廖並立之儼影，妻胖夫瘦，不相協調，女夢醒，肖乃母，甘乃光嘗受廖女青眼，甘之入中央黨部供職，即由于廖之廬植。廖被刺後，這一段「佳話」，也就不再被人提起；甘是廣西人，嶺南大學畢業生，儀表甚好，後來，甘是和另一位小姐結婚，當然比廖小姐漂亮。那個現給共產黨重用的廖承志，是廖仲愷、何香凝的獨生子，廖被刺時，還是

襁褓在抱的小孩子。

陳秋霖亦客籍，爲香港頗負文名之報人，時香港「反孫」報紙，如華字日報，循環日報，以及陳秋霖爲陳炯明主辦之××報，對於國民黨及大本營之言論，極形「反動」，陳之來歸，即由廖與陳公博從中斡旋；料不到却因與廖同車遭致喪命。

青年婦女門當戶對

廖仲愷，本名思煦，字仲愷，愷一作凱；隨以字行，本名反少爲人知。面龐瘦削，身材矮小，東江惠陽人，說話帶有客家話的音調。以善理財見稱于世；曾任廣東財政廳長；黃埔軍校創建之初，他是黨代表。廖文筆頗不惡，建設雜誌，時有所撰譯；並工長短句，有「雙清詞」一小冊。廖夫人何香凝，胖都都的，面貌並不「好看」，甚且可說是「難看」，個兒比廖高；民十六，她在武漢，任中央黨部婦女部長，我任青年部祕書，青年部和婦女部同在一樓，而且是門當戶對；婦女部是純女性，祕書黎沛華，和我很談得來，我便常常假公過談；千萬別誤會，那時黎的「情郎」黃植之（祖培）和我是朋友，並且託我照料「阿華」；何況我也有個未婚妻在漢口。幹事中有劉衡靜，文筆不差。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也常來婦女部走動，腦後梳着一個「巴巴頭」，活像鄉下人；說是爲着在北方做地下工作方便，不能剪去髮髻作時髦裝束。何部長「面目可憎」的不輕露笑容，一付寡婦面孔，她來到婦女部時，就聽不到原有的一片鶯鶯燕燕的

嬉笑聲了。

關於廖案發生時，我在日本，日本報紙對我們的國民革命，是抱着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，他表面上，不反對我們的國民革命，實際上却是抱着隔岸觀火，唯恐火勢不烈，並且懷着趁火打劫想得點好處「幸災樂禍」的心情；老實說大都是報憂不報喜的；這一天的報載，廣州工農領袖廖仲愷被「銃殺」斃命。隔了兩三天，我看到了香港的華字日報，這是祖陳（炯明）反孫（我們的總理）的報紙；記載着：

國民黨農工部長廖仲愷，在是日（似是八月二十日）上午，由其東山公館乘私人汽車赴東堤惠州會館，中央黨部辦公，甫下車，方步上大門口階，遭遇駁壳槍擊，與其同車者有原在香港為陳炯明辦報之陳秋霖，首先被擊中倒地，廖亦隨即躺下；車上廖之衛士為拔槍反擊，刺客受傷就捕。陳當場身死，廖被昇入廣東省立醫院後，亦不治身死。刺客為陳順，隨亦在醫院斃命云云。

稍後，廣州香港上海等地的報紙，大致都說是對廖之一味聽從俄顧問的話，做得太過火；因



任黃埔軍校黨代表時的廖仲愷

之引起許多老同志的不滿，致有此暗殺；並且有已遭逮捕的人員，如大元帥府祕書林直勉，如廣州衛戍司令吳鐵城，如粵軍第一師師長梁鴻楷，皆因涉有重大嫌疑；已經就逮入獄。又傳聞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、大元帥參軍林樹巍、洪門大爺朱卓文等亦被通緝；粵軍統帥許崇智，也就潛自去了上海；不再過問黨國事了。又有傳說，如果不是許崇智挺身出來說話，也許胡漢民要不免入獄受囚云云，因刺客陳順已死，無從供證，後由其行兇手槍槍照線索，說是朱卓文有涉嫌關係；朱乃廣東洪門大爺，曾任總理故鄉香山縣長，香山即後來爲紀念總理而改稱的中山縣。抽繭剔絲，竟爾牽涉到胡漢民；結果，胡乃遭放逐式的去了俄國一趟。傳聞：共產匪徒，意圖要胡在俄國學習一番，好回來做俄國人的工具。如果單是這樣，那麼之被刺，無疑是因爲他「親俄」，也就是「親共」的原因。其後據許多在廣州的朋友們傳說，並不祇是這樣的簡單。有說廖是被共產黨徒殺害的，主因廖對於執行俄顧問的「政策」，未能澈底的滿足若輩的意思；又恐逼廖太甚，反而激怒廖來出首他們的密謀，因之便致廖於死以滅口。有說共產黨徒想興大獄，壓迫本黨忠實份子就範，而且廖這個工具似乎已無甚利用價值，便犧牲廖做爲是反對聯俄容共的人幹的；希望將對聯俄容共不大起勁的本黨忠實份子，一網打盡。甚而還有說是陳炯明勾通粵軍將領梁鴻楷林樹巍幹的，兇手陳順就是梁林部下云云。

海外逋臣頗有內幕

廖仲愷之喪，聽說極其風光體面，還舉行了國葬；那隨同廖一道死的陳秋霖，也沾了廖的光，同樣的得到了國葬。廖陳葬在東山烈士路朱執信的墓側；廖墓後來移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側。廖死後的農工部長由陳公博接任。

另一傳聞：說廖被刺後，胡漢民的公館被武裝人員去搜查，說是要捉胡毅生；胡公館和汪精衛公館祇隔一條街，當時胡由後門走進汪公館躲避；汪時任國府主席，因此，胡並未當場就逮。

第二天，胡被指定住處；經許崇智等元老出面解釋，再經中央黨部會議派胡出洋宣傳，但限定去俄國；大約在廖死後不到一月，胡就被迫做了「海外遺臣」前往俄國；似乎爲時不過半年多，十四年九月去，十五年四月回；但不久，又「祕密」的去了香港。

不料想，汪精衛因爲「吾道難行」，打算去法國小住；也是搭這艘船潛離廣州，在船上巧遇着，胡與汪原是追隨總理革命的左右手；兩人的友情深厚，可是在廖仲愷被刺案後，兩人便成爲生死冤家。

曾聽一位黨的元老，道及胡漢民汪精衛，無限感喟的說出：想當年，胡汪兩人情誼深厚，嘗以薪金爲喻；傳汪北上進行暗殺清室權貴時，留函于胡，有「弟今爲薪，兄當爲釜矣」語；意思是「爲薪」含燒然作革命犧牲，釜是指革命大業，釜在革命的熬火燒熱，便自必要受熱的熬煎；想見二人的友情。又如總理曾經要汪出主粵政（好像是當都督），汪却堅決的讓胡；並且說胡若擔當，他願屈在下位爲之佐助，可以概見兩人情誼的篤厚了。其後，雖說兩人間，有時也鬧鬧意氣，總會雨過天青的沒有什麼；所以，胡漢

民家被搜查時，胡還到汪精衛家去躲避。

不過，這回兩人在船上巧相逢，祇是見面點了一下頭，並沒有說話，胡就跑進他的房間，而且關了房門，汪也沒有扣門入見，從此，胡汪似乎就沒有再同坐一室相與協商黨國的大事了。這位元老更深深的太息着說：胡的氣量過于主見太深；汪則游移委宛，乃至漫無定見；幸而有總理的汪洋大度駕馭其上，使胡汪二人的剛柔相濟，互顯其長。元老又感慨萬分的續接着嘆道：要是 總理不死，何至有廖仲愷的被刺；胡汪之間，也就不至于由生死患難交的密友，變成薪釜煎熬的冤家對頭，太息太息。

廖仲愷之死，去今恰五十年；在這五十年間，朝市屢變，有喜有憂；我輩身親其會，老投南荒，眷懷世難，新亭何在？讀淵明句：今我不爲樂，知有來歲不？濁酒且醉，靜待漏盡；又有何心情較量身外的，身後的何若。